

25.00

澜沧文史资料

第二輯

92

澜沧县政协

澜沧文史资料

第二辑

澜沧县政协

顾 问

舒林生

主 编

徐光明

封面设计

徐 浩

澜 沧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目 录

平息叛乱 保卫澜沧·····	李晓村 (1)
拉祜族史初探·····	刘远东 (23)
张石庵二三事·····	李晓村 (33)
回忆先父张石庵·····	张兴华 (38)
十三个枉死鬼 尸沉白骨洞·····	李先润 (57)
石炳钧的国大代表竞选·····	杨 明 (59)
拉祜族的传说·····	李维新 (62)
马散佤族俗习·····	潘春晖 (66)
澜沧县政协历届会议及委员名单·····	魏安祥 徐光明 (92)
卡瓦山区垦殖团记实·····	赵泽甫 述 徐光明 撰 (107)
澜沧县人民医院的创建·····	杨 明 (120)
解放初期 (一九四九年) 澜沧地区行政区划及县、区、 村长人名录·····	李富华 徐光明 (126)
清末及民国时期修建城署概况·····	张启龙 (131)
澜沧农会的三个阶段·····	郎祖培 (138)
解放初期澜沧工交企业简介·····	潘春晖 (144)

澜沧11·6大地震初期的县政协及政协委员……	习 迟	(153)
澜沧募乃老厂的传说……	潘春晖	(161)
阿佤山抗日游击支队……	杨正坤	(177)
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时发生在阿佤山区 的战斗……	龚国士 述 李富华 记录整理	(183)
东主里日黄道能……	张永安	(188)
拉祜族民间传说三则……	潘春晖	(196)
澜沧县政协简志……	徐光明	(206)

平息叛乱 保卫澜沧

李 晓 村

一、叛乱前的澜沧形势

澜沧解放前夕，全县各族人民在地下党及回国党组的领导下，以谦糯为根据地进行革命斗争。开办干部训练班培养军政干部，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人民革命武装，以反石（石炳麟）斗争的突破口。一举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解放了澜沧县国民党政府驻地佛房，接着展开了全县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募乃战役。最后以石炳麟的反动武装被歼灭，人民革命武装的胜利宣告了澜沧的解放。

澜沧宣告解放后，二月成立军政委员会。四月成立澜沧专署，专署下划设澜沧、上允、东朗、溯涛、孟连五县，并建立了区、村政权，全县各族人民处在解放的欢乐之中。军事方面，成立了迤南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进军双緬。我们一大队奉命驻防在祖国西南边疆的前哨糯福。

从全国看，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告成立，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西南全面解放之日即将来临，边疆各族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蒋介石妄想利用大西南作最后挣扎，云南省主席卢汉也秉承蒋介石指意派保安团向我边区根据地进犯，一九四九年秋末，思普地区及其附近的地霸也串通一气。进行叛乱，其声势之大，大有一口吃掉新生的人民政权

和革命武装。其中最大的有新平李润芝、景东梁星楼、景谷李希哲、磨黑张孟希、思茅武培芝、六顺杨元芳、杨明吴、沧源田子昌、双江彭硕材（彭五）彭季谦（彭四）耿马宣抚司的罕裕卿，宁江周尚达等。

在澜沧（包括今孟连、西盟），逃到国外的石炳麟与国内的反动地霸相勾结，内外串通，谋划叛乱。首先由大山石炳忠、邦崴杨元相发难叫他妈肖二娣从富永到茨竹河，通过拉祜族头人扎夺、扎保。秘密联络中课佤族头人岩顶、岩腔，送给他们银元八百元。并钹了两头水牛为约，纠集了中课佤族和茨竹河的拉祜族。由肖二娣带领。由南本的艾有信、龚仁美配合扑向募乃、田坝、石炳麟、刘绍鸿还与美籍英国特务永文生相勾结，利用基督教，策动我一大队驻防东岗的民族中队（多为拉祜族，信仰基督教）进行叛变。从而打通通往国外的大门。石炳麟、刘绍鸿在国外由景栋经大勐养偷袭糯福，与东岗叛匪汇合北上勐朗，妄图与其母肖二娣两面夹攻占领澜沧专署所在地佛房，然后与车佛南的国民党九三师残部汇合，与思普地区、缅宁地区各地的叛匪配合攻占我思普边区根据地。

山雨欲来风满楼。从九月后。谣言纷起，人心惶惶，各地情报表明敌人已蠢蠢欲动。一场革命武装和反革命武装的斗争已经来临。澜沧专署接普洱行委会的通知：“敌人准备大举反攻。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命澜沧的军政力量向思普靠拢”。十月中旬专署命令我们一大队由糯福撤回佛房、保卫专署。

二、田坝反击战

我们第一大队撤回后，驻在老县政府里，十一月九日接到付晓楼司令员的命令说：“据石安华报告，十一月六日叛匪五百余人，由双江县渡小黑江汇合文东恶霸颜荣生匪部，向蛮海

大山挺进。请速作准备现在石安华带着他的部队逃跑了，命令你部抽调一、三中队由副大队长苏孟松带领星夜赶到大山增援”。我即刻尊命照办。十七日晚。陈平宁（陈伯沧）、王质如、赵怀璧叫我去东主安抚黄道能。于是我和廖梓敬在十八日带着一个分队到东主去。下午到东主找到了黄道能等人，谈了一夜。黄道能过去是澜沧的知名人士，解放澜沧赶走石炳麟弟兄时，他是团结的对象，任剿匪指挥部指挥，出了相当的力量，这次我来，他也是通情达理。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第二天，十九日中午，召集了这一带的各族人民群众开会，把形势告诉他们，请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依当地习惯与会群众大家喝咒水，盟誓，万众一心，共同拥护共产党，不背叛共产党。正在喝咒水时，看见西南角的募乃老厂上空升起了浓烟，猜测一定是叛匪焚烧募乃老厂了，于是草草结束会议，派人回佛房调留守部队于明天赶到募乃。我和廖梓敬带着一个分队于当天黄昏赶到募乃，为了安抚人心，到龙洞寨后。我就喊话说：“部队开到了，请大家不要惊惶”。老百姓听到我的声音。就大声喊说：“俄抗诺腊尾达假”。（拉枯语，意为朋友、你来得很好）我和驻防的第三大队长张振中就住在石炳钧的老衙门里，到九点钟时，驻在募乃坝子石炳麟新衙门的东朗县长舒林生，也带着县府人员陈志尧等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考虑募乃是石家的巢穴，他的亲戚故旧多，拉枯族怀念他的也不少，打仗是要依靠群众，在这里作战我们是聋子瞎子。在人和上我们不如他；第二这里地形不易守卫，四方受敌，在地利上也不如他。田坝的群众基础好，地形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而且和东主、佛房接近，可以互相支援，决定退守田坝。二十日早晨八时左右。我们到中学后方察看时，见几个穿粉兰色衬衣的土匪在石炳麟的新衙门出出进进。又见四五个土匪爬上仙

人洞去。我们布置了战备行军序列，后来派陈志尧带一个中队在龙洞左测要路警戒，将部队和政府机关有条不紊地撤退到田坝。

二十一日晨十点左右，只见残匪象蚂蚁般倾巢由募乃向田坝扑来。我们一、三两个大队的兵力早已布置好等待着他们。接着就听见密集的枪炮声了，原来来包围我们的是肖二梯，用八百银元两条水牛哄骗出来的中课生佯族岩顶、岩腔所辖部落的一千多人及募乃土司所管辖的茨竹河一带拉枯首领扎夺、扎保等率领的一千六七百人，把田坝寨团团围攻。一直围攻打三天两夜。由于军民同心，我们的阵地坚如磐石。敌人的炮兵和重机枪阵地摆在田坝东南角的朱十长寨的制高点上，我们常常受到攻击。第三天傍晚集中了二十七支自动武器，从朱十长寨下方小河的死角摸上去，一阵猛冲，摧毁了他们的炮兵和重机枪阵地，同时我们又发动全线猛击，匪徒们便全线溃退了。我们派中队长杨济康、指导员杨松林率领第二中队绕道到茨竹河后方堵截。我和三大队从正面追击。一直追到茨竹河对面的东爪林寨子时，才知道杨济康部被茨竹河拉枯族叛匪伏击。牺牲了杨松林等十七位同志，其中大部份是河西、通海人。在此双方对峙。此时阴雨连绵寒风凛凛，没有一棵树可以避风雨，四周是草地，幸有后方田坝募乃的汉族群众送饭送粮，保证了我们平叛战争的胜利。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一大队驻防在东岗的民族中队的分队长李新贵等两个人，冒着阴雨来到东瓜林前线，大家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俩，他一见我喊了一声：“大队长。”泪水象雨水一样滚下来，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怕影响士气，马上我说话岔开，先吃饭再说。同时我用眼睛制止他别再讲话，等吃了饭后，在我驻的帐篷外方远远处他俩悄悄地对我说：“前天晚

上张石金（中队长）姚扎克（分队长）等叛变，打死了副中队长赵家珍，指导员肖成禹，分队长谢继成，供应员江顺昌，武工团团员曾国祥。张石金、姚扎克和刘绍鸿的狗腿宋德安等多人。和糯福的撒腊张元培，李崇明勾结在一起，据说石炳麟也带着部队由缅甸的大勐养来到糯福了，他们可能是约定时间，两头夹攻我们。我嘱咐他不能将消息传出影响士气，打乱了作战计划。我们一面加紧攻击。一面请老炭山罗宝向扎夺、扎保多方开导叫他们交枪投降。扎夺回话说：“老爷（指石家弟兄）有大炮，你们连炮都没有，不投降”经罗宝多次来回劝说都于事无济之际，恰好从后方运到一箱枪榴弹，我们对着茨竹河大寨麻爹（拉祜语地名）打了七八发。扎夺们认为是炮弹，就请罗宝来说：“不要打炮了，愿意交枪投降。”我说：“一定要交枪，那怕是铜炮枪也要交。”还要撕活鸡为誓。谁违背誓言，就象生鸡一样，活活地撕成两块而死。”扎夺本人（还是扎保）交来了几支铜炮枪，我和他先喝了咒水，然后撕生雄鸡为誓。双方各拉着雄鸡脚。用巧力一拉，扎夺只撕得一支雄鸡脚。其余连鸡身和腿都被我撕得了，他说：“期怕波厄。啊约塔麻啊罗（此人福大，胜他不得）。”这样，算是茨竹河一带拉祜族投降不再背叛了。我把这个沉重的包袱卸下后，胜利的把部队连夜撤到老炭山罗宝家，付晓楼也同日由上允赶到老炭山来。我们一大队副大队长苏孟松和中队长吴应祥、高谦带着去大山蛮海平叛的部队也回到这里会师了。

原来我们一大队一、三两个中队，于十一月九日调到大山、蛮海配合第四大队朱江部剿办颜荣生及双江的叛匪。石安华原是我方中队长，率领一个中队驻防江边，把残匪暴动情况报给驻在谦糯的付晓楼，但他在叛匪的煽动恐吓下到缅甸去了。我们一、四两个大队到蛮海时，石安华及其侄石兆昌等全

家已逃走。我方在蛮海与叛匪接触，在激战中双方都有伤亡，我三中队中队副唐耀武阵亡。颜荣生在文东负隅顽抗。后来被我包围，他趁夜间突围外逃双江。文东、大山、芒海平叛胜利结束。我一大队一、三两个中队取道上允、木戛、哈卜吗至南本、战马坡到老炭山、后到东主休整，开会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

三、班利之战

我们一、三大队在东主休整了一天之后，留第三大队张振中部驻防东主、田坝一带，我一大队向班利进军。出发前把抓到的那个石匪的特务周六十审讯枪毙了，我大队取道勐朗、勐滨、我们到勐朗时，傣族寨的老火头跃到热水塘说：“听说石团长要来，我们要跑了，现在看见你们部队来，我们才安下心来。”我们大队向东岗挺进，吴应祥的故人李小列从阿永寨赶来报告说：“张石金等派拉枯把勐滨到东岗这一段路边的大树砍倒阻塞，大路不通畅。”我断定石炳麟匪部未到达东岗，于是我连夜行军取道阿永、南哈到磨盖哈尼族寨，探听到敌人张元培、李崇明等部集中在班利共有四百多人，为了分散残匪力量，我写了一封信通知东回区长李秉权，我们要从北面进攻东岗，叫他从回竜夹击，用鸡毛信形势传送，有意叫送信人把信错误地交到了东岗寨边，被张石金的人截看了。张石金派人去班利求援，调去了班利驻的一部份兵力。我派哈尼族民兵队长龙老三带着一百多名民兵，进攻大东岗拉枯寨攻占后薰烟为号。驻在班利叛匪张元培等接到张石金的紧急求援的信，派去了一部份部队后，正是龙老三攻占大东岗薰烟为号的同时，我们的部队就向班利大寨发起总攻。蛮东民兵由周继宗带领也赶来参加战斗，他们从班利后山夹攻残匪。由于他和我们双方没有取

得联络。发生误会。打死了蛮东民兵袁发富一人，后来看到是戴黄草帽的才知道是一大部队的人，双方共同猛攻班利残匪。班利残匪以逸待劳凭借工事 顽强抵抗，自拂晓战到下午四点多钟。北面的战线被我三中队吴应祥部突破后敌人才开始投降。另有撒腊李崇明、张元培则率领部份叛匪逃窜回糯福去了。打扫战场完毕，天色已是黄昏。我部进驻班利休整。晚间驻班利新寨时杨启堂来报告说：“石炳麟率领的号称五个大队，都是些乌合之众，他本人住在孟连向喃家。”指战员战斗情绪很高，作好一切准备，迎接向孟连进军，活捉石炳麟。

龙老三带领的民兵，占领了大东岗后山，居高临下，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就攻克了东岗街，部份叛匪跟随着张石金逃往糯福去了。在龙老三进攻大东岗时，参与叛匪的撒腊李老二跑到回竜。向区长李秉权要子弹，被李秉权捆绑起来，枪毙在回竜寨脚。

四、孟连之战

我大队收复班利的第二天，十一月三十日凌晨天还未明，我们整个大队就向孟连进军。

石炳麟是在我迤南人民自卫军发动武装起义解放募乃时被击溃逃窜流亡在缅甸边境的。他接受国民党匪特委派为澜宁源剿共副总指挥后，就在缅甸边境拼凑了几十个散兵游勇，从大勐养来时，在途中与到缅甸掸邦首府东枝去接儿子的美国在糯福的传教士永文生见面，他们商定了行动计划，石炳麟首先到糯福，利用教会的关系。组织了以张元培、李崇明、张国雄、李凯、扎棚五人为大队长的乌合之众的队伍。派张元培、李崇明窜据班利外。他亲自率领陈定先、李凯、扎棚等三百余人窜到孟连。石匪到孟连后即勒索宣抚司刀派洪和他的岳父刀乘

权、相裹等拿出四千银元。刀派洪怕他行凶，便逃往阿瓦山的班养去了。

石匪在孟连接到东岗，班利发生战事。即于三十日晨匆匆率部往班利方面增援，刚行到中糯、富腊之间（现在的水库）的丛林时，我们的先头部队就与他们遭遇打起来了，双方抢占制高点，在这个狭长的灌木林中，双方激战到四点多钟，匪军不支溃退到中糯傣族寨，我大队一直追到孟连坝子尾。石匪本人率残部几十个人，从新城逃窜经怕党往糯福方向逃跑，最后又逃往缅甸去了，其余残部四处流窜收容不起来。我部追到怕党寨时天已黑了，孟连景坑寨的傣族群众说：“石匪逃跑到景坑口坝中时，异常狼狈。鼻涕拉得很长很长，只有十多个匪兵跟着他。”我们进到孟连城子住宿。

陶其礼同志是在普洱请假回孟连探亲的，与我们大队一道到达孟连。他是孟连宣抚司的四大属官之一的召毫兼帽刀焕贞的女婿，和孟连傣族有血缘关系，就留他在孟连主持孟连县的行政工作。

十二月一日晨专署把送到普洱干校学习后分发江城县工作的，原镇边乡长李崇仁护送到孟连给我们并随同送来两箱步枪子弹。我们大队经过一夜的休整后即刻向糯福挺进。部队行到曼卡佯族寨时，糯福群众派彭光荣、扎努波管二人，带着甘蔗芭蕉和一支雄鸡等来欢迎我们。并说：“石匪和参加叛乱的撒腊及其家属都逃光了，连李崇仁的老婆儿子也被逼着逃了。残匪隐藏在周围的大森林里，居留在家的都是些老翁老奶，老百姓很惊惶。公推我俩前来欢迎你们。”我们对他们交待了党的政策，请他们向老百姓宣传，请大家不要轻听谣言，我们只惩办首恶，协从人员一概不究。来到糯福时已黄昏了。部队住在教会里，李崇仁也随同我们到达糯福。李崇仁在拉祜族中的威

信是很高的，我们就请他参加彭光荣和我负责做招抚拉伥族回家做生产工作。教导员李健，医务员周德祥、文化教员李德智负责清点教会留下来的物资。这是一战糯福。正当我们在收拾残敌时，连续收到驻东主司令部发来的命令说：“……中课生伥族首领岩顶、岩腔等，趁我方糯福、孟连有事之机，率领数百人生伥抢焚烧蛮东、干河、勐音、南畔等处，异常嚣张，着该大队速即撤回大平掌待命，配合三大队歼击岩顶等……。”我们接到命令后暂派彭光荣代行镇边区长职务，负责处理镇边区的善后安抚工作。为了不让李崇仁被叛逃在外的李崇明张元培等胁迫外逃。我们把他留在部队里带着回蛮东牛坪剿匪。

十二月四日我们部队经回竜到东岗时。去收拾了被叛匪张石金、姚扎克等杀害的赵家珍、谢继成、肖成禹、曾国祥等同志的尸首。还挖出了匪首宋德安的棺站。撬出尸体，我亲手砍了几十刀，打了几枪，以除心头之恨。并作为告慰被杀害烈士的在天之灵。然后由副大队长唐云带着部队到指定的大平掌待命；教导员李健同志调回整训总队部；我和副大队长苏孟松赶到东主司令部开会研究进攻岩顶等的计划。

五、牛坪之战

正当我们大队向孟连进军消灭石匪之时，其母肖二娣又勾引中课生伥族首领岩顶岩腔等率领生伥一千四五百人到拉已，他们在牛坪梁子构筑工事长期扼守。

十二月六日我一大队在凌晨一时从大平掌出发。张义生给我们做响导。他是这一带的领袖人物。到牛坪寨时他叫几个民兵，带着我们的部队摸到残匪的工事前面，经过一阵猛烈的激战后，第一个工事被我部队攻占了。由于激战的枪声惊动了残匪，当我部队推进到第二道工事时，残匪守在住二道工事顽固

的抵抗着。双方从凌晨五时一直激战到七日早上七时，残匪伤亡很多。我第三大队张鸿兴部从募乃老厂夹击截断了残匪的后路，敌人与我部战斗到下午五时，才边打边撤退，最后从小路逃窜回中课去了，我们一大队从牛坪追击残匪到哩拉、牛屎堆等地，肃清了流窜在干河、拉巴、牛屎堆一带的残匪。在牛屎堆那一夜，因敌人没有完全肃清，处于戒备状态，又正是严冬时间，高山上下满白霜，战士们就是蹲在拉枯族弟兄的屋檐下或火塘边过夜。我和吴应祥、李崇仁是在拉枯雅家的火塘边一个滚在一块大木板上合衣烤火过了一夜。这一次，中课残匪烧毁了蛮东新寨、班弄，抢劫了一百多头牲畜，猎取了十几个人头，抢走了三四个少女去做老婆。据徐扎丕、李正白等人说：

“岩顶除了抢劫财物猎取人头外，还把青年妇女抢去做妾，徐家的妹妹被抢去了（后来听说用两条水牛去赎回来），老班弄一家汉族的女儿也被抢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收音机里听到昆明和平解放的消息，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

六、糯福之战

当我一大队奉命回师，阻击窜犯拉巴、蛮东、牛坪等地的中课岩顶、岩腔等残匪时，石炳麟在境外重新补充张国雄（扎克）李崇明（老二）腊撒扎哥等三百余人，趁糯福无驻军之机，又窜回糯福，攻占了区政府，区政府文书李建平、民兵扎师、海关税务员周兴崎、情报员张利惨遭杀害，区政府和海关糯福卡的枪支财物被抢劫。代区长彭光荣和他的儿子彭志清各去一方，彭光荣来给我们报信，儿子彭志清投奔茶山基干队，没有遭他们的毒手。张国雄带着土匪窜到东勐宋，把我方情报员许学林（普洱石膏井人）老潘也杀害了，在东勐宋、南北归、糯福、骂歇一带横行霸道。准备进攻回竜、东岗、妄图配合中

课岩顶等匪部腹背夹击我们。从糯福到东岗的路，已被张国雄在南北归截断。糯福（镇边）区代区长彭光荣和东回区副区长翟美林跑鸡毛信给我们，我们大队由拉巴连夜经勐音向东岗赶来。东回区的民兵队长李发生、李世成等率领民兵和残匪在骂歇打了一仗，骂歇的教堂被烧毁了，接着又在南北归和张国雄匪部打了半天，十一日中午战斗中，茅草房的教堂又被燃烧弹烧毁。

十一日我一大队先遣的吴应祥中队知道残匪堵住南北归大路，就从阿里、东拐、白白拉枯族寨直插糯福，就在到达美国教会的教堂后面这一带展开战斗，双方都争夺教堂制高点。由于这里树林太密，残匪熟悉地形，经过几个小时的争夺战，从中午战到黄昏，我方中队副冯嘉铭（共青团员）奋勇冲锋，被撒腊扎哥打中腹部而牺牲，最后终于攻占了糯福教堂。我方虽然攻占教堂。但残匪还隐蔽在糯福寨外林中，随时有被袭击的可能。吴应祥和彭光荣用鸡毛信来催我们后继部队赶上。我们接信后带着李崇仁从攀枝花哈尼族寨走小路赶到拉枯族寨。头人雅八（左觉民）的父亲和李崇仁是亲戚，因为左觉民被敌利诱参加了叛乱，两天后又感害怕就跑回来了。他看见我们的部队四五百人都到他的寨子来，他更惊慌、恐惧。我们问他情况，他说：“今天南北归打仗。直到太阳落了枪还在响，详情不知道。”我们叫他派人送信到孟连给陶其礼，他说：“听说石团长（石炳麟）又来攻孟连，有一发炮弹打在街心上。”为了作好应变，把给陶的信塞在一根竹仗里，下面塞上胶泥，叫一个拉枯族拄着拐仗去孟连。敌我双方在糯福拼搏的消息知道了后，我们部队要急于赶到糯福去增援。我们为了镇定民心，惊恐敌人，壮大声势，买了几百斤松明，下令部队点起火把，两三人点一把，一连串的火把长达一两公里，远远望去就象一

条长龙，老百姓看见这么多的火把认为是来了几千兵马。民心一下安定下来了；隐藏在糯福附近森林里的敌人也吓慌了。直到夜间十二点钟才赶到糯福。三中队中队副冯嘉铭等老广东人，一贯积极英勇作战，这次战斗中被敌人打中他的胃，连刚吃进的饭菜也从枪眼上漏出来，我们到时他已经断气了，找了一口棺材装殓停在教堂外的山坡上。第二天残匪利用森林作隐蔽偷袭我们，深山密林无法找到敌人的主力，枪声直响到下午六时才停息下来。其间，在战斗正酣时抓到两个奸细，是缅甸线章的拉枯族，交给东回区民兵队长李发生的民兵管押，后来查问此二人时他们说：“残匪偷袭时奸细趁机想逃跑，被我们枪毙了。”另外，敌人到处放毒，我们的小鬼郭杨生、张强等三四人。因口渴喝了教堂厨房的水，中毒昏倒，经过抢救，经二三天后才好。最后派彭光荣和李崇仁到附近森林里去招抚拉枯族群众回家，有的回来了，有的还在犹豫不决，到晚亲彭光荣带着一部份老百姓回来了，可是李崇仁在也不来了。到第二天接到他用拉枯文写的一封信说：“……昨天早上我去找老百姓时，碰到我哥哥和撒腊扎哥们，他们这些亡命徒受石炳麟的毒很深，他们还想和你拼命。我把国内大事及在思普亲眼所见的情况及共产党的政策和你们大队勇猛善战的一切告诉了他们后，他们才撤往缅甸去了。我本来要回到你的身边来，但他们把我强行扣住了，我没有办法请你原谅我吧！老师啊！据他们说：刘绍鸿因石团长战败气得吐血死了，你们又少了一个大敌人……。”我大队驻扎在糯福待命，人民也陆续回家来了，这是二战糯福。

七、田坝和南本二次敌对之战

国民党九三师二七八团罗白甘部驻防在西双版纳多年，对